

绪 论

一、古代教育经济思想萌芽

由于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经济发展没有向教育提出人力培养的直接要求，教育（尤其当时的学校教育）也没有直接承担起培养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力的任务。因而人们难以比较系统而清晰地认识到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以及教育的经济价值。但是，伴随人类社会的诞生，教育就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即使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社会，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仍然发挥着虽不明显却潜在的存在的积极作用。对此，古代的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其论著中曾有过火花似的表述。尽管是思想火花，它们仍然是教育经济思想的萌芽，是我们研究教育经济问题的宝贵遗产和财富。

我国先秦诸子中就有不少思想家认识到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以及教育的经济价值，认为教育是国家富强的条件之一。春秋初期，齐国的政治家与思想家管仲（约前 725～前 645年）认为经济是强国之本，为此除了国家开发资源外，还要对民有所“予”才能有所“取”。这里所谓的“予”当然包括教给人民生产知识和技术。他提

出教育是富国强兵之道，主张并实施教导民众制造和改进农具，传授冶炼技术配以其他一系列变革措施，从而使齐国国力大振。他还说：“一树一获者 谷也；一树十获者 木也；一树百获者 人也”。^①其中“百年树人”的思想一直到现在还是我们对人才培养和教育价值形成的长期性特征的经典表达。

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前 551～前 479 年）认为，人口、财富、教育是立国的三大要素。孔子游历卫国，冉有替他驾车，师生间有一段精彩的对话：“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 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 又何加焉？’曰：‘教之。’”^②孔子这里讲了两点，一是教育重要，二是先富后教，对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在当时可谓高明的见解。

春秋战国之际，思想家墨子（约前 468～前 376 年）认为，生产的好坏及发展如何，对社会财富的增减和人们生活的苦乐息息相关。他主张，要提高生产，必须施之以教。《墨子·鲁问》中记载了他启发当时的农学家吴虑认识教育的经济意义的一次谈话：“墨子曰：‘籍设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与不教人耕而独耕者，其功孰多？’吴虑曰：‘教人耕者其功多。’”^③说明墨子已朴素地认识到教育的经济意义。

战国时期思想家孟子（约前 372～前 289 年）也相当详尽地阐述过经济和教育的关系。他在《孟子·滕文公上》中记述了后稷教民稼穡的传说：“后稷教民稼穡，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④他主张“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⑤“否则，奚暇治礼义哉？”^⑤可见，孟子将君王保障民众发展生产，使之丰衣足食，

① 《管子·权修》

② 《论语·子路》

③ 《墨子·鲁问》

④ 《孟子·滕文公上》

⑤ 《孟子·梁惠王》

与施以善教、礼义和实施政权统治、归顺民心的关系放在何等重要的地位。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前 427 年～前 347 年）也曾在《智术之师》一书中认为生产工艺中的耕田、畜牧、仿制器具等与知识的关系甚为密切。他还认为“如果把算术、量积、称重等方法从生产工艺中拿掉，那么剩下的就只有猜测了”^①。这从知识主要靠教育来传授的引申意义上来讲，可以说柏拉图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教育与生产的联系，是古代西方教育经济思想的一星火花。

二、近代教育经济思想

古代教育经济思想仅仅是几星火花和幼小的萌芽，并非系统的教育经济思想。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和教育的发展，促使西方经济学对人力资本观念和理论的初涉，堪称较为自觉的教育经济思想。因此，在此主要以近代西方人力资本理念发展为线索勾勒其教育经济思想。^②

在西方，把人力作为资本看待来说明人在生产和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其思想渊源可追溯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从 17 世纪中叶开始到 19 世纪初结束，经历约两百年的时间，其著名代表人物在法国有皮埃尔·布阿吉尔贝尔（1646～1714）、弗朗斯瓦·魁奈（1694～1774）、杜尔哥（1727～1781）；在英国主要有威廉·配第（1623～1687）、詹姆斯·斯图亚特（1712～1780）、亚当·斯密（1721～1790）和大卫·李嘉图（1772～1823）。虽然一般认为英国早期统计学家和国民收入核算家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最早研究了人力资本问题，他在 1676 年曾把战

① 王焕勋著《马克思教育思想研究》269 页，重庆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

② 主要参考李宝元著《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中“人力资本理论思想史考”有关内容，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争中武器军械的损失与人力的损失进行比较研究，作为“政治算术”计量的一个重要内容。然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亚当·斯密在其划时代巨著《国富论》（1776）中关于人力资本的思想，则成为后来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学术源头。其后“庸俗”经济学对人力资本思想的研究也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一）亚当·斯密的资本概念和人力资本观

亚当·斯密（Adam. Smith）所使用的资本概念，是指蓄积起来不用于目前消费而能带来收入或利润的那部分资财。但在行文论述时却有两种不一致的用法：一是把资本与劳动、土地相提并论，认为资本利润、劳动工资和土地地租是商品价格的三个组成部分，是一切收入和一切可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一是把资本作为广义的生产资本来理解，似把劳动和土地费用又都包括在其中。但无论在前一场合还是在后一场合，都有把人力要素作为资本看待的论述。

在前种场合 斯密论道：“资本一经在个别人手中积聚起来 当然就有一些人，为了从劳动生产物的售卖或劳动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上得到一种利润，便把资本投在劳动人民身上，以原材料与生活资料供给他们，叫他们劳作。与货币、劳动或其他货物交换的完全制造品的价格，除了足够支付原材料代价和劳动工资外，还须剩有一部分，给予企业家，作为他把资本投在这个企业而得的利润。所以，劳动者对原材料增加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就分为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支付劳动者的工资，另一部分支付雇主的利润，来报酬他垫付原材料和工资的那全部资本。”^① 在商品价格中 资本利润成为一个组成部分，它与劳动工资绝不相同，而且受完全不同原则的支配。^② 从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出，斯密所说的资本决不

① 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43页）。
② 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44页）。

就是指的物质资本(生产资料)而指垫付的‘全部资本’。我们还可以看出,斯密在这里对人的劳动因素在生产中的主体地位和价值创造作用是充分肯定的,他实际上承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即所有价值(包括利润)都是由劳动创造的。

斯密还认为:“如果某种劳动需要非凡的技巧和智能,那末为尊重具有这种技能的人,对于他的生产物自然要给与较高的价值,即超过他劳动时间应得的价值。这种技能的获得,常须经过多年苦练,对有技能的人的生产物给予较高的价值,只不过是对其获得技能所需费去的劳动与时间,给以合理的报酬。”^②在论述劳动工资的职业影响时,斯密更明确地论及:“设置高价机器,必然期望这机器在磨毁以前所成就的特殊作业可以收回投下的资本,并至少获得普通的利润。一种费去许多功夫和时间才学会的需要特殊技巧和熟练的职业,可以说等于一台高价机器。学会这种职业的人,在从事工作的时候,必然期望,除获得普通劳动工资外,还收回全部学费,并至少取得普通利润。而且,考虑到人的寿命长短极不确定,所以还必须于适当期间内做到这一点,正如考虑到机器的比较确定的寿命,必须于适当期间内收回成本和取得利润那样。熟练劳动工资和一般劳动工资之间的差异,就基于这个原则。”“精巧艺术和自由职业的学习需要更长时间和更大费用。所以,画家和雕刻家、律师和医生的货币报酬当然要大得多,而实际上也是如此。”^③

在后种场合,斯密把资本按使用方法不同划分为流动资本(流通资本)和固定资本两部分。认为前者要靠流通、靠更换主人而提供收入;“用于维持工作与支付工资的资本”就属此类,而后者则是不必经过流通、不必更换主人即可提供收入或利润,其中“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才能”就属固定资本的主要四项之一。斯密对

① 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43页~第44页。

② 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42页。

③ 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93页~第94页。

这种固定资本的描述是：“学习一种才能 须受教育 须进学校 须做学徒，所费不少。这样费去的资本，好像已经实现并且固定在学习者的身上。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产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的社会，也是财产的一部分。工人增进的熟练程度，可和便利劳动、节省劳动的机器和工具同样看作是社会上的固定资本。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赚取利润。”^① 这种资本的划分，实质是把人力资本更全面地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一般劳动技能的“流动资本”，另一部分是特殊才能的“固定资本”；并对这两种人力资本的形成及投资收益报偿原则给予了经典论证。

（二）庸俗 经济学的人力资本思想

法国的让·巴蒂斯特·萨伊（1767～1832）、英国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3）和德国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64）是古典经济学危机时期（19世纪初到60年代末）被马克思称作“庸俗”的三位经济学家。在这三位经济学家的经典著作中都包括有一系列有关人力资本的重要思想，这些思想对后来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都有密切的理论渊源关系或直接的学术影响。

1. 萨伊的人力资本思想

萨伊被认为是斯密学说的继承者和在西欧大陆的传播者，有人称他为实证经济学的创始人，其主要代表作是于1803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被尊为古典名著。萨伊反对斯密把劳动看作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唯一真实尺度的观点，认为“所生产出来的价值都是归因于劳动、资本和自然力这三者的作用和协力，资本与土地也像劳动一样具有独立的生产力；利

① 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257页～第258页。

息、地租和工资分别是对这三种生产要素使用所付的代价，而决非劳动创造价值的转化形态。^① 萨伊还反对斯密把生产性劳动仅局限物质生产领域的观点，认为“人力所创造的不是物质而是效用”，“所谓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财富不在于物质而在于物质的价值”。“凡使用在任何一个这种工作上的劳力都是生产性劳力，所以科学家的劳力，无论是使用在试验上或著作上都是生产性劳力。冒险家或厂商的劳力也是生产性劳力，尽管他们没从事实际的体力劳动。所有操作的工作，自农场的散工以至操纵船只的驾驶员，他们的劳力都是生产性劳力。”不仅“人的劳力”是生产性的，而且“自然的劳力”、“资本的劳力”都是生产性的，因为它们都提供了生产性服务。在此基础上，萨伊提出“无形产品”的概念，认为凡是创造效用的，无论其产品是具有实物形态的还是无实物形态的，都是国民财富的一部分。^② 萨伊经济学说的这两种论点，前者有失偏颇或“庸俗”，后者则不无道理。

萨伊不仅承认了人力资本，且实际上把人力资本具体划分为普通劳工的一般性人力资本、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化人力资本和经营管理者（企业家）的创新性人力资本等三种类型，并探索了它的各自不同的报偿规则，论及到人力资本的特性、形成、投资及收益等基本问题。

2. 穆勒有关人力资本的思想

穆勒于 1848 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集 19 世纪上半期政治经济学“庸俗”成果之大成，是当时广泛接受、长期被采用的正统教科书，其理论体系在经济学史上被看作是第一次折衷性的大综合。穆勒有关人力资本思想的研究主要是他对财富及其相关的劳动性质的折衷解说，涉及到有关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一

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第 77 页。

② 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第 59 页、第 63 页、第 86 页～第 87 页、第 126 页～第 129 页。

些看法。穆勒在讨论“与人有关的劳动”时涉及到有关人力资本形成、生产和投资及其收益的问题。他说：“还有另一种使用劳动的方式，同样有助于生产，只是更为间接而已，这就是将人作为对象的劳动。每个人从婴儿到被抚养成人，要花费某个人或数个人大量的劳动。不花费这种劳动或只花费其中一部分，孩子就不会长大成人，代替父母一代而成为劳动者。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抚育幼年人口的劳动和花费是支出的一部分，是生产的一个条件，是要从幼年人口未来的劳动产品中加倍偿还的。”^① 社会的“技术教育或工业教育，即用于学习或讲授生产技艺的劳动，用于获得和传授生产技能的劳动，却实际上而且一般说来仅仅是为了获得更多或更有价值的产品才付出的，为的是学习者可以获得与其劳动价值相等或超过其劳动价值的报酬，并使所雇佣的教师的劳动得到适当的报酬。”^② 因为造就劳动力的劳动“不论是体力的还是脑力的，可以看作是完成其生产活动所用劳动的一部分，换言之，可以看作是完成生产所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所以用于维持生产力的劳动，防止它们因事故或疾病而毁坏或减弱的劳动也可以这样来看待。内科医生或外科医生的劳动，在被生产者利用时，应看作是社会经济作出的牺牲，用以保护固定在生产性社会成员的生命和体力脑力中那部分生产资源，使其不因死亡和生病而消失。”^③ 穆勒在此精辟论述了家庭、教育和医疗卫生在人力资本形成和生产中的重要作用，讨论到作为人力资本投资基本构成内容的家庭投资、教育投资及健康投资及其报偿规则。

3. 李斯特的人力资本思想

李斯特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者之一，他于 1841 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也是一部在经济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经典著作，作为其理论体系核心的生产力理论具有广泛持久的影响

^① 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第 54 页～第 55 页。

力。李斯特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其核心是他的生产力理论。李斯特认为：“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一个人可以据有财富，那就是交换价值；但是他如果没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价值，他将越过越穷。一个人也许很穷；但是他如果据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有价值产品，他就会富裕起来。”由此可见，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经增加的财富获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经消失的财富获得补偿。个人如此，拿整个国家来说，更是如此。^①李斯特进一步指出：“一国之中最重要的工作划分是精神工作与物质工作之间的划分。两者是相互依存的。精神的生产者的任务在于促进道德、宗教、文化和知识，在于扩大自由权，提高政治制度的完善程度，在于对内巩固人身和财产安全，对外巩固国家的独立主权；他在这方面的成就愈大，则物质财富的产量愈大。反过来也是一样的，物质生产者生产的物质愈多，精神生产就愈加能获得推进。”^②

基于此，李斯特指出与作为“生产中的物质工具”的物质资本相对应的“精神资本”概念。关于“精神资本”，李斯特是在两种含义上使用的。一种是狭义的，指“个人所固有的或个人从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得来的精神力量和体力”；显然这种意义的精神资本，其实指的就是人力资本。另一种是广义的，即“非物质的”资本。他说，“各国现在的状况是在我们以前许多世代一切发现、发明、改进和努力等等累积的结果。这些就是现代人类的精神资本。”这里不仅包括作为“个人的身心力量”的人力资本，而且包括文化、艺术、政治状况和制度等所有“外化了”（即不是凝结在人身上的）精神力量。李斯特认为：“国家生产力的来源是个人的身心力量，是个人的社会状况、政治状况和制度，是国家所掌握的自然资源，或者是国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 118 页。

②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 140 页。

家所拥有的作为个人以前身心努力的物质产品的工具。’^①即国家生产力不仅是物质资本的生产力，而且是人力资本和精神资本的生产力。李斯特关于“精神资本”概念的提出和论述在人力资本理论史上具有深远的学术价值。

关于教育在人力资本及其生产力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李斯特也提到相当的高度，他说：“所有关于下一代的教养、公道的促进、国家的保卫等等支出都是对于现有价值的消耗，而目的是在于生产力的增长。一国的最大部分消耗，是应该用于后一代的教育，应该用于国家未来生产力的促进和培养的。”^②

（三）新古典学派的人力资本思想

新古典学派广义地指自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以后到20世纪初叶期间，在继承古典经济学传统的基础上，利用边际主义经济学说和分析方法解析经济运行机制的各种学派，包括以马歇尔为代表的（英国）剑桥学派（狭义新古典学派）以瓦尔拉斯为代表的（瑞士）洛桑学派，及以门格尔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19世纪70年代英国的斯坦利·杰文斯（183～1882）、法国的莱昂·瓦尔拉斯（183～1910）和奥国的卡尔·门格尔（1840～1921）先后（几乎同时）发表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理论》（1871年）、《纯粹经济学要义》（1874年）和《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年）其理论体系的共同基础都是边际效用价值论，所用方法都倾向于主观心理和边际数量分析法，标志着新古典主义理论体系的诞生，史称“边际革命”。特别是瓦尔拉斯的著作《纯粹经济学要义》已经较为完整地提出了新古典学派几乎全部的理论命题和基本分析方法，构建了新古典理论的基本框架，故被看作是“新古典主义理论体系”

^①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93页、第124页、第126页、第192页～第193页。

^②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23页。

实上的创始人。此后，新古典理论先在奥地利被庞巴维克（1851～1914，于1888年发表《资本实证论》）等人扩充应用于资本理论和分配理论。在英国，阿弗里德·马歇尔（1842～1924）于1890年出版《经济学原理》综合各家学说形成继穆勒之后西方经济学的第二次综合。这部著作作为新古典主义理论体系的“经典”支配了其后的40余年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基本方向。20世纪初，洛桑学派的继承者维尔弗来多·帕累托（1848～1923）在1906年提出序数效用论，并以此论证了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体系。1920年英国的庇古用边际效用理论构建了新古典主义的福利经济学体系，加上其他人的工作，使新古典学派的理论得到完善和发展。关于新古典学派的人力资本思想，主要与瓦尔拉斯、庞巴维克和马歇尔的论著有关。瓦尔拉斯被认为是最早明确正式使用“人力资本”概念术语解说资本和生产等经济运行原理的经济学家，庞巴维克则是最鲜明和坚决反对使用人力资本概念和方法的经济学家，而马歇尔则是为当代人力资本理论提出“格言”和“理论依据”的经典作家。

1. 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中的人力资本思想

瓦尔拉斯给“社会财富”下的定义是“稀少的（即既有用而又数量有限的）一切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事物的总和。而构成财富的事物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可以多次使用的耐用品，或称“资本品”、“固定资本”或“一般资本”——简称“资本”；另一类是不能做一次以上使用的非耐用品，或称“收入品”、“流通资本”——简称“收入”。资本的本质在于能产生收入；而收入的本质在于能直接或间接地构成资本。资本在一次使用以后还可以继续使用，就是说，可以供作连续的多次使用，不断地使用就显然可以构成不断的收入。而资本则分为“土地资本”、“人力资本”和“狭义资本”（即物质资本）。

关于“人力资本”，瓦尔拉斯在《纯粹经济学要义》一书的第四版序言中曾提到“是指的个人的能力”，但在第四篇“论生产”第十七章“资本和收入：三种服务”中的具体论述中，则系指“个

人”。他曾这样描述：“构成我们社会财富的第三类是个人，其中包括：除了浪游和寻欢作乐之外一无所事的人；服侍别人的人，如车夫、厨子、男仆、女仆等等；国家的公务员，如行政官、法官、军人等等；农业、工业和商业的男女职工；自由职业者，如律师、医师、艺术家等等。所有这些都实在是资本。那些懒汉们虚度了今天还要虚度明天；铁匠干完了这一天的活，还有以后许多天的活要干；律师离开了法庭以后还会再来进行辩护。这就表明，人们提供了一次服务以后依然存在，他们所提供的一系列服务就构成了他们的收入。懒汉所享受的快乐、劳动者所完成的工作和律师所作的抗辩就是这些人的收入。这就构成了我们的第二类资本，即人力资本或个人所能产生的是个人收入或人力服务，我们也把它叫作劳动。”^①，瓦尔拉斯认为，人力资本同土地资本一样是“自然”资本，不是人工所产生的”。

瓦尔拉斯提出：“我们谈到以人为自然资本并且可以通过生育而繁殖时，并没有忽视获得越来越广泛的认可的社会伦理学原则：不应当把人当作一件东西一样买来卖去，也不应当把他们当作牛马一样豢养在牛棚马厩里。因此，把人包括在确定价格理论的范围之内，也许要被人认为不合情理。但是人力资本虽然不能进行买卖，而劳动或人力服务在市场上是每天都有供给、都有需求的，因此人力资本至少是能够、而且往往应当予以评价。还有一层，我们应当坦率承认，至少在纯粹经济学理论中，尽可以将公道观点和实际处理这些方面置之度外，同考察土地和狭义资本时的情形一样，专门从交换价值的观点来考察人力资本。因此，我们将继续谈到劳动的价格，甚至谈到人的价格，这和赞成奴隶制或反对奴隶制的任何论证全然无关。”^② 虽然，他“故意”称人力资本为“人”本身，却不把它看作是“人的能力”，不过在这段论述中所讲的基本思想，即

^① 瓦尔拉斯著《纯粹经济学要义》第216页。
^② 瓦尔拉斯著《纯粹经济学要义》第225页～第226页。

作为人力资本的工具性或手段性与人本身的伦理性或目的性不矛盾 则是值得肯定的。

此外，瓦尔拉斯还在他的一般均衡理论体系中特别突出了“企业家”的角色和职能。他指出：“英国经济学家把企业家和资本家说成是一样的；有些法国经济学家则把企业家看成是负有管理一个企业的特殊任务的一个工人——这两种错误我们都必须避免。”他所说的“企业家”与土地所有者的地主、个人能力持有者的工人和狭义资本所有者的资本家“全然不同”^①，企业家是这样一种人（自然人或法人），他从其他企业家那里买进原料，然后向地主租入土地，付出地租，向工人雇佣个人能力，付出工资，向资本家借入资本，付出利息，最后将某些生产服务应用到未加工的原料上，将由此得来的产品出售，盈亏则由他自己负责。^① 瓦尔拉斯界定的企业家角色和职能对以后企业理论和企业家理论影响很大，四类市场主体的划分也就成为微观经济学市场主体行为界说和模型建立的基本定式——企业家即“厂商”、地主、工人和资本家即“居民户”，他们在最终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上以供给者或需求者角色出现，相互竞争使供求趋向均衡，并在微观局部均衡中实现各自的效用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最终实现总体一般均衡。

2. 庞巴维克的“资本实证论”及其反对将人力看作资本的观点

庞巴维克所谓“资本实证论”，其基本思路和内容可简述如下：人们总是为求得需要的最大满足而努力，为此，就不能不把自己的劳动作用于自然以生产能够满足自己需要的物品。而生产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进行，最重要的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赤手空拳的生产”即直接把劳动作用于自然取得消费品，另一种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即使用生产资料间接生产消费品。由此引出他的资本概念。他说：“资本只是迂回行程中某些阶段里出现的中间产物的

集合体罢了。^①又在考察了资本概念的历史发展以后，对“资本的真实概念”总结如下：“一般说来，我们把那些用来作为获得财货的手段的产品叫做资本。在这个一般概念下，我们把社会资本这个概念作为狭义的概念。我们将把那些用来作为在社会经济方面获得财货的手段的产品叫作社会资本，或者由于只有通过生产才能有这种获得，因此，我们把那些被指定用于再生产的产品——简言之即中间产品——叫做社会资本。作为两个概念中较广义的一个同义语，我们可以适当地使用获利资本这个名词；或者虽不大适当，但更符合习惯，可用私人资本这个名称。另外，社会资本两个概念中狭义的一个，可以被恰当地或简略地称作生产资本。”^②

庞巴维克明确指出，资本作为“社会资本”是指“在自然、劳力、资本三组合中的第三个经济手段”，作为“个人资本”则是指“在地租、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息三组合中的个人获得经济财货的第三个来源”。^③他坚决反对将资本概念泛化，去指代土地和劳力。对于后者，他的理由是：“在政治经济和实际生活中，通常我们久已习惯于把某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当作资本问题来处理，并且在这样做的中间，我们已经在心目中有了一个资本和劳力相对应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包括劳力的概念。”这样，如果“把劳力包括在资本概念之中，即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也是不适当的，而在比较不利的情况下（不幸这却是实际情况）是有害的，它将使名词上的混乱维持下去，为不正确的类比打开门户，而在有关当今最重要和最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方面，模糊人们的思想。因之我慎重地决定，并希望大家一致地把人身的获利手段排斥在资本概念之外。”^④

像庞巴维克那样严肃认真地维护资本概念的“纯洁性”的做

庞巴维克著《资本实证法》第 58 页。

② 庞巴维克著《资本实证法》第 73 页。

③ 庞巴维克著《资本实证法》第 93 页～第 94 页。

④ 庞巴维克著《资本实证法》第 85、第 88 页。

法，从一定的意义上，特别是从经济学理论发展的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科学研究所要求的操作性和稳定性来看，是非常有道理的和必要的。这种做法实际也是历代经济学家在具体问题研究和著书立说时，对于各种歧义的、极易发生混乱的基本经济学概念，根据其操作性要求和具体实际研究目标所采取的普遍态度和处理方法。但是，如果从动态来看，从经济学理论的长期发展趋势来观察，经济学名词术语大都有一个从狭到广、从特指到一般的推广和泛化过程。我们可以对诸如财富、生产、价值、货币等所有这些基本经济范畴的历史演变过程进行一番考察，就会明确认识到这一点。这可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任何科学进步和理论发展的一般规律，因为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和解释力，是科学进步和理论发展的重要标志 或者说 科学进步和理论发展的基本轨迹 就是用更一般、更普遍适用的方法和体系来替代和包容原先较特殊、只在特定范围内适用的方法和体系。因此，历代经济学家在严肃谨慎地维护基本经济范畴的特定内涵和操作性意义（针对当时经济实践和经济分析技术来说）的同时，大都指出它们更加一般的泛化意义。对于资本概念，也是这样的情况。

3. 马歇尔关于人力资本的经典论述

英国的马歇尔于 1890 年出版《经济学原理》折衷综合各家学说，形成继穆勒之后西方经济学的第二次综合，这部著作作为新古典主义理论体系的“经典”支配了其后 40 余年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基本方向。马歇尔认为“人是生产的主要要素和唯一目标”，不论从哪一个观点来看，人类是生产问题的中心，也是消费问题的中心，而且进一步又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的问题——也称分配与交换的问题——之中心。”人类在数目上 在健康和强壮上 在知识和能力上，以及在性质丰富上的发展，是我们一切研究的目的。但对这个目的，经济学所能研究的不外是贡献一些重要的因素而已”。“财富的生产不过是为了人类的生活 满足人类的欲望 身

体的、精神的及道德的活动之发展的一种手段。但是，人类本身就是那种以人类为最终目的之财富生产的主要手段。①

马歇尔认为，身体的“健康和强壮”是人力资本的基础规定性。而保证健康和强壮的身体所要具备的一般条件有“生活必需品”（首先是食物 其次是衣着、住屋和燃料 再就是休息）希望、自由和变化”、职业的影响”、城市生活的影响”以及家庭状况及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等等。而要使人具有“工业效率”所要求的技能 就要进行相应的“工业训练”包括“普通教育与工业教育”以及“美术教育”等。马歇尔认为 不熟练劳动者是一个相对名词 对于我们所熟悉的技能 我们往往不当作是“技能”。因此 他把人的技能又作了进一步的区分，对于“在不同程度上作为一切高级工业的共同特性的那种才能以及一般知识和智慧”他称作“一般能力”而把“为个别行业的特殊目的所需要的那种手工技能和对特殊精神及方法的熟悉”则归入“专门技能”一类。他认为：“真正高级的普通教育，使人能在业务上使用最好的才能，并能使用业务本身作为增进教育的一种手段。”而工业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人对两眼和手指能一般地运用自如”；传授对特殊职业有用的、而在实际工作的过程中很少适当地学到的工艺技能和知识以及研究的方法”，其基本指导思想“应当是把科学训练加到敢为和顽强的精力与实践的本能中去”。为此，“一个良好的办法 就是在学校毕业后 把几年中的六个冬月花在大学中学习科学，而把六个夏月花在大工厂中当实习生”。马歇尔指出：“教育的高等学科 除了对雇主、工头以及比较少数的技术工人之外 没有什么直接用处。但是 优良的教育 即使对于普通工作也予以很大的间接利益。它刺激他的智力活动；使他养成善于研究的习惯；使他在日常工作上更为聪明、更为敏捷和更为可靠；在工作时间内和工作时间外提高他的生活的风格。因此，它

是物质财富生产上的一个重要手段；同时，即使它被看作是为了本身的目的，它也不比物质财富的生产所能助成的任何事情低劣。”因此他得出结论说：“把公私资金用于教育之是否明智，不能单以它的直接结果来衡量。教育仅仅当作是一种投资，使大多数人有比他们自己通常能利用的大得多的机会，也将是有利的。因为，依靠这个手段，许多原来会默默无闻而死的人就能获得发挥他们的潜在能力所需要的开端。而且，一个伟大的工业天才的经济价值，足以抵偿整个城市的教育费用……在许多年中为大多数人举办高等教育所花的一切费用，如果能培养出像牛顿或达尔文、莎士比亚或贝多芬那样的人，就足以得到补偿了”。这里关键的经济问题是国家与父母应怎样分配负担教育费用，而父母负担教育费用的多少受其道德品质、情感、财力以及预料未来、长远打算的习惯等各种条件制约和影响。^①

马歇尔在描述劳动的诸特点时，实质说的就是人力资本的基本特性。其一，“作为生产要素的人是和机器及其他物质生产资料的买卖不同的。工人所出卖的只是他的劳动，但他本身仍归他自己所有。负担培养和教育费的那些人，从对他后来的服务所支付的价格中所取得的实在是微乎其微”。因此“工人的教育和早期训练方面的资本投资”受到诸如“社会各阶层中父母们的资产、他们的预见能力和牺牲自己以成全子女的意向”等种种限制。在谈到妇女和家庭在人力资本形成中的特殊作用时，马歇尔明确指出：“一切资本中最有价值的莫过于投在人身上的资本。而这种资本最宝贵的部分是来自母亲的照顾和影响，如果她保持着她那和蔼和仁慈的天性，而这种天性并没有被非女性的工作的折磨所僵化。”“在估计有效率的工作的生产成本时，我们必须以家庭为单位。总之，我们不能把有效率的人的生产成本当作一个孤立的问题来看，它必须

^① 马歇尔著《经济学原理》第 222 页、第 225 页、第 226 页～第 227 页、第 229 页、第 233 页～第 234 页。